



□沉羽

新片点击

移动迷宫系列影片的剧情源于詹姆斯·达什纳的科幻小说。《移动迷宫：死亡解药》(以下简称《死亡解药》)肩负了该系列影片的解“迷”功能。根据前情：由于太阳耀斑影响，地球上环境被大肆破坏，病毒也开始肆虐。人类在感染病毒之后，丧失了正常意志，成为具有强烈攻击性的“狂人”。而部分病毒免疫者则被一个叫作“WACD”的组织送到了克里特岛的“迷宫”中生活。其实这些人被当作实验对象，用以研发对抗病毒的解药。困囚于“迷宫”的每个人都失去了记忆，他们希望出逃，却无法成功。直到一个名叫托马斯的男孩出现，事情才有了转机……

该系列电影的第一部相当惊艳，可惜第二部变得尾大不掉。从“迷宫计划”到“焦土考验”，托马斯和他的伙伴们发现：纯粹的逃跑并非解决问题的良方。在第三部《死亡解药》中，为了营救被WACD组织抓起来的米诺，少年们打算重入虎穴，于是影片开始就是一场越野车和火车竞速的戏份，巨型起吊机将一辆坐满人的大巴车吊到半空中的场景让观众不禁胆战心惊。

不过这部电影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给予观众感官上的刺激，它在讲述故事的同时还抛出了一个深刻，甚至是无解的命题：牺牲一小部分人来拯救整个世界是否合理？

片中，主人公托马斯和特蕾莎之间的观点出现了严重分歧。托马斯觉得：因免疫者具有抗病毒能力，就对他们进行非人折磨，甚至要他们献出生命的做法显失公平。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珍贵的，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而且，即便他们愿意舍生取义，难道就能保证那些药物掌控者此后不会借此制造新的不公吗？特蕾莎的看法与托马斯正好相反。她认为：为了保全更多的人，如此自我牺牲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也完全值得。该观点与WACD组织的意图可说是异曲同工。而作为观众，鉴于影片中的视角引导，我们实际上已习惯了代入到托马斯的情感中去看待问题，去进行评判。既然WCKD组织是反派，那么特蕾莎就是“叛徒”。可平心而论，特蕾莎让我们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她的洞察能力也许更为全面，更具前瞻性。从剧情看，“两面三刀”的特蕾莎有好几次“背叛”了托马斯及其伙伴，但她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不拘泥于个人情感，一心希望能破解病毒，研制出解药。为此她情愿背负骂名，情愿离开深爱的托马斯，哪怕到最后迎来的是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结果，她也无怨无悔。

《死亡解药》给出了一个圆融但并不圆满的结局。观众非常喜爱的那个纽特死了，他的死让托马斯重新审视自身，意识到所肩负的重任——自己的选择真的可以决定很多人的生死。如果说特蕾莎的观念体现的是人生大义的话，那么托马斯的思想转变其实已经无关WACD组织的善恶性质，而是他内心的一种崭新意愿。纽特的信也说明了一点：死亡也许并不可怕，但如果被病毒带走了人类的记忆，那就丧失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真的只是宛如行尸走肉一般存活于世了。

有一种选择叫舍生取义——看影片《移动迷宫3：死亡解药》



宁波市电影家协会

『红山』——看影片《24小时：末路重生》



□郁妍捷

视角分享

如果能给电影《24小时：末路重生》一个定格画面的机会，我希望把它永远暂停在那一日黄昏时分的佛罗里达州：微醺的阳光就着晚风轻抚着的海滩旁，特拉维斯直接用刀子搅拌好玻璃杯里的烈酒递给身边的岳父弗兰克，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继续与老头挨坐在一起，老老实实看着眼前的海，听弗兰克大着舌头讲“有灵魂的人才能吸引鱼”的理论。

全景镜头略微倾斜俯拍海面，两个男人已经收拾好钓具，背对着夕阳站立，将手里捧着的瓦罐缓缓倾倒。我猜想里面洒出的粉末是什么人的骨灰，两个男人脸上却没有丝毫悲伤。“凯特和亚当在一起了”，耳畔传来弗兰克清晰的吐字和“哗哗”的海浪声，可我分明听到淡淡的忧伤。

暖暖的片段才延续了近十分钟，画面慢慢越过沙滩的过程中，镜头便转向不远处的城市。夏日空无一人的街道很长，只剩特拉维斯扶着弗兰克走得摇摇晃晃。天还没有黑透，路灯的光线透过纵向的街道斜斜照过。镜头移拍到路口，晃进开着灯的家里，特拉维斯确定弗兰克睡着后重新拿起外套，关上灯出门。漆黑的看不见任何光亮的屋内景象给人稍微不安的情绪和神秘的未知，主人公关门的刹那预示着故事正式开始。

电影转场，性感的跳舞女郎配合着动感的重金属音乐扭动着腰肢，特拉维斯站在阴暗的吧台前接过酒保递来的一包粉末。门口鬼鬼祟祟的两个大块头出现，属于男主角第一场惊心动魄的桥段正在开演：特拉维斯拔出身上的小刀，麻利地割开旁边货架上摆放的洁厕用品，将两者混合，扔进男厕所，再重新用钢筋堵上大门许久才打开，一系列动作干净利落又带着狠辣。镜头切回吧台，特拉维斯的老朋友吉姆吃着花生赞他是“红山”组织里最厉害的杀手，希望他能提前结束休假，找到并干掉一个证人和其身边的国际女刑警。尽管不想再接手“脏活”，为了老朋友吉姆和丰厚的薪酬，特拉维斯不得不再次上路干最后一票，却一脚踏进了生命的末路。

从剧情上看，《24小时：末路重生》是一部表现职业杀手为了给妻儿复仇由恶变善，最后惩恶扬善的俗套电影，但与同样表现职业杀手的影片相比，这部影片依然有独特的风格。就电影主题而言，影片沿袭了好莱坞动作片所谓打击罪犯、伸张正义的主题，只不过故事中扛起铲除邪恶势力使命的是由一个双手沾满无辜者鲜血的杀手来承担。他曾经当过兵上过战场，身手矫健，被同伴们称为有九条命的“猫人”。整部影片并没有加入传统警匪之间猫鼠对立的模式，他闯进“红山”总部也是带着给死去的妻子和儿子报仇的情绪。但正是因为加重了无法割舍对逝去家人感情的这一层戏份，故事才颠覆了往常“黑吃黑”行为简单的价值定义。由此，主人公特拉维斯的人物形象也加入了更重视亲情、友情这一设定。

电影将特拉维斯的杀手工作，做了充分的“合法化”和“感情化”的处理。他最初受雇“红山”当雇佣兵做一些肮脏的勾当并不是自己嗜血成性，暴躁暴力，只是希望能多赚一些钱，“金盆洗手”后仍然能给妻子凯特和儿子亚当有更好的生活。因为自己的工作导致妻儿被杀害，他始终处于内疚中，觉得自己害死了最亲最爱的人。因此当他敲开国际刑警琳的家门，看到跟自己死去儿子年龄相仿的克里斯托弗，特拉维斯瞬间猜对了孩子的年龄，还变成了可爱的父亲，蹲下来与克里斯托弗讨论起金剛狼的书包，后悔自己只给儿子买了“绿巨人”的样式。这些细微的处理侧面衬托出特拉维斯爱家、爱儿子的一面。

当他与琳在一起时，他脑海里更是不断浮现出妻子和儿子愉快玩耍，露出笑容的场景；而当他被植入24小时倒计时牌，眼前出现幻觉全是儿子亚当可爱的身影；当“红山”的负责人威胁要他岳父弗兰克命时，他赶紧打电话，一脸着急。这些画面，无一不在告诉我特拉维斯对家庭对亲人的爱。这种“干活”时果敢决绝，私下生活中举止温暖的极端反差，使特拉维斯这个人物形象既鲜明生动而又充满魅力。同时，特拉维斯也是一个本质上善良的人，他虽然从事的工作充满残忍与危险，但他依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选择珍惜生命。电影结尾处，中枪的特拉维斯奄奄一息，嘴里却还说着想做一个“吸引鱼的人”。他的善良与友爱就像最后一朵荼蘼花，开在“红山”的末路上，等待着重生。